

The Emergence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Construction "Di-Noun (of Person)"

Luo Wan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Email address:

1058551150@qq.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Luo Wanjun. The Emergence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Construction "Di-Noun (of Person)". *Science Innovation*.

Vol. 8, No. 3, 2020, pp. 80-84. doi: 10.11648/j.si.20200803.16

Received: April 17, 2020; **Accepted:** June 4, 2020; **Published:** June 9, 2020

Abstract: The core viewpoint of Emergent Grammar is that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its meaning emerge in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use. The meaning of construction is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parts", and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f construction is the process and meaning of its emergence. By discussing the emergent process,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Noun (of person)" in Shunde dialec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emergent mea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generates from the prototype structure to the construction form, and its features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 emerge in the aspect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For one h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forms and meanings of the construction "Di-Noun (of person)" rises, thus its meaning can not be deduced from its literal meaning; the semantic restri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increases, which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solid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the subjective interaction gradually becomes prominent, thus the construction expresses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concern towards the hear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on-site, interactive and immediate nature of conversation is the pragmatic condi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Emergent Grammar offer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 study of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alization that not only the effect of syntactic environment 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role of conversatio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carefully examined.

Keywords: Shunde Dialect, Construction, Pragmatic Function, Emergent Grammar, Di-Noun (of Person)

构式“啲NP（指人）”语用功能的动态浮现

罗婉君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昌，中国

邮箱

1058551150@qq.com

摘要: 浮现语法的主要观点是语法结构和意义是在语言运用过程中浮现出来的。构式的意义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其整合的过程和意义就是浮现的过程和意义。本文探讨顺德方言“啲NP（指人）”构式的浮现过程、动因和机制，认为构式经历了从原型结构到构式用法的浮现过程，其构式化的特征在句法结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能的三个层面浮现出来。一方面，构式成分的形义之间的整合度上升，构式“啲NP（指人）”的意义不能从其字面义推导出来；对“NP（指人）”的语义限制增加，结构、意义的凝固性增强；主观交互性逐渐凸显，主观性程度不断增强，构式“啲NP（指人）”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主观评价和关切态度。另一方面，会话的现场性、互动性和即时性，是构式的意义和功能浮现的语用条件。浮现语法对构式及构式化研究的启示在于，不仅要考虑句法环境对构式的产生的作用，还要看到会话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 顺德方言，构式，语用功能，浮现语法，啲

1. 引言

“浮现”指语法结构的变化不是一种内在的、自发的现象，而是在语言运用中浮现出来的，浮现语法的核心观点是“用法先于语法”[1]，即结构和意义在话语中塑造、浮现出来，并总是处于演化中。构式意义是“概念整合”的产物，而这种整合意义就是“浮现意义”[2]。普通话构式的浮现研究方兴未艾，而方言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以浮现语法的理论视角，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层面上研究顺德方言“啲NP（指人）”构式的动态浮现过程、动因与机制，阐释构式意义的产生既要在特定的句法环境发生语义吸收，也要在特定的会话环境中发生语用意义的吸收，交际互动性对构式意义的识解有重要作用。

2. 顺德方言“啲”字的意义和用法

方梅（2018）指出，语境固化对意义浮现有重要作用[3]，而“啲”字是“啲NP（指人）”构式发生语境固化的触发词，故先简述顺德方言“啲”字的意义和用法，以理清本文的讨论范围。

根据《广州方言研究》[4]，“啲”的基本用法是表不定量的复数量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些”。

我想买啲书睇。（我想买一些书看。）

也可表少量[5]，相当于“一点儿、一些”。

(1.2) 我买得啲多书。（我只买了一些书。）

和广州话一样，顺德话而不必要要在前面加指示代词，直接用“量名”结构就可以充当句子成分。这就引发了广

州话的“量名”结构有没有定指性的问题。

张洪年（2007）[6]认为只有放在句首的量词单独使用才可表示指称确定（“啲茶好香啲”）。施其生（1996）[7]指出量名结构在主语位置上只表示有定（“啲书好好睇”）；在宾语位置上可表示有定，也可表示无定（“唔小心打烂咗啲碗”）。彭小川（2006）[8]也认为“啲”能表示复数有定，但“啲”的定指性在不同句法环境中有强弱之分；而在“NP1+啲+NP2”结构中“啲”字的有定性最弱，发生重新分析，虚化为结构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结构助词“的”字。刘丹青（2001）[9]发现，广州话词“复数无定量词‘啲’+名词”结构既可表有定；也可表示类指，比如“啲学生”可以表示“这群学生”，也可以表示“学生（这类人）”，后一种的“啲”字就是类指标记，后面加上类指NP，整体位于句首主语位置，用作话题。本文采用刘丹青的观点，把“啲”看作有类指标记，“啲”字的无定、有定、结构助词用法不在讨论范围内。

另外，光杆名词是典型的类指NP。除此之外，带表类量词的定指成分也是类指NP的一种，因为这类结构不是有定指示，而是代替一个没有指出具体名称的类别，其性质相当于一个光杆NP。

(1.6) 狗这种动物在乡下很多。

(1.7) 你啲啲人。（你这样的人。）

所以，下文论述到的“啲啲NP（指人）”、“啲NP（指人）啲啲”和“啲NP（指人）”是“类指标记+类指NP”结构。

下面论述“啲NP（指人）”构式从原型结构到构式用法在句式、语义、语用层面上的浮现过程。

3. 原型结构；（S）啲啲NP（指人），[小句]

3.1. 句法结构及语义特征与会话语篇

“啲”有直指性，直指与言谈现场有关的要素。因此，这个结构的使用有现场性，其意义的理解依赖于外语境[10]，包括：

(2.1) 情景语境：

A（上下跳蹿）

B：（看着A）啲啲啲马骝成日扎扎跳。（这样的“猴子”，整天上蹿下跳）

A的动作是身势信息，B接收到A在言谈发生现场的肢体动作而做出即时评价。

(2.2) 上（下）文语境：

A：我哋寻日上课特登收起数学老师个黑板擦。（我们昨天上课故意把数学老师的黑板擦藏起来。）

B：啲啲啲学生，真係激死老师咯。（这样的学生，真是气死老师啊！）

这是一种象征用法，由于这是听者对当时的现场情景的描述，需要调动言谈参与者的共享知识或者百科全书知识，因此具有现场性和互动性。

3.2. 人际功能的浮现

交际互动性对S和NP的语义、“啲”的语篇功能产生选择作用。当S不出现时，这个结构表达言者对听者的即时评论，如（2.1）；或表达言者对交际双方谈论的第三方的即时评论，如（2.2）。当S出现时，直指性、互动性更强，只能是人称代词或人名才能进入这个结构，例如“你”、“你啲（你们）”等，其中S的单复数又会影响结构意义和人际功能的浮现。

(2.3) A：乜咁快开工啊。（这么快就上班啊）

B：我哋啲啲啲打工仔，手停口停啊。（我们这样的打工仔，不干活就没饭吃了啊。）

B以复数形式指示单数（自身），这是一种“包装”手段，表达了自嘲的语气与态度，是对言者的消极回应。

(2.4) A：（一群小孩子）阿姨，得唔得同我哋买几只小猪佩奇公仔哇？（阿姨，可不可以给我们买几个小猪佩奇玩偶啊？）

B：你哋啲啲啲马骝仔，认真恶搞咯。（你们这样的小猴子，真是难搞定啊。）

相比起对第三方，B表达了对听者的略带嗔怪的即时评论，消极性较低。

S是用复数还是单数形式，要看听者是个体还是群体。（2.4）的“听者”是一群小孩子，所以S不能是“你”，只能“你哋（你们）”。

(2.5) A：听讲寻晚出租屋班靚仔又至蒲欵成晚吧。

（听说昨晚出租屋那群年轻人又在酒吧玩了一晚。）

B：佢哋啲啲啲星君友，唔出奇啦。（他们这样的任性家伙，不稀奇啊。）

B表达了对言谈关涉对象的消极的即时评论。

这个结构位于答语位置，体现了会话语篇交际互动性，表达言者对听者的即时消极评论，只是消极程度有轻重之别。

无论是S的出现与否，单复数形式的选择，还是Np的语义特征、结构的答语位置，都体现了“(S) 啲啲啲NP (指人)”结构对外语境的依赖性，体现了其在会话语篇中的现场性、即时性、互动性特点。

4. 中间状态：啲NP (指人) 啲啲，*[小句]

4.1. 句法特征与会话语篇的互动功能

在原型结构中，“(S) 啲啲啲NP (指人)”充当话题性主语，句法上、语义上不自足，因此小句必须出现。如：

(2.3) A: 乜咁快开工啊。

*B: 我哋啲啲啲打工仔。

但在中间状态结构中，小句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小句出现，言者追加对听者或言论内容所关涉的第三方的负面、否定评论。

(3.1) A: 读得咁辛苦，咪读好过啦！（念得这么辛苦，不如不念！）

B: 啲人啲啲，一句关心都冇。（这种人这样的，一句关心都没有。）

B的答语的小句部分是追加对言者的不满态度，略带埋怨、愤怒语气。

由于“啲NP (指人) 啲啲”有句法、语义上的自足性，所以小句可以不出现，而由“啲NP (指人) 啲啲”单独使用表达负面、否定性即时评论；且语音上采用句内屈折手段，“嘅[ge53]”音拉长为“嘅[ge535]”，这种语音强化手段能够更多地体现言者的主观性[11]，说明这个结构比原型结构主观性更强。

(3.2) A: 我理得你咁多哇，你自己搞掂佢啦。（我哪里能顾及你那么多啊，你自己处理好吧。）

B: 啲人啲啲[ge535]！（这种人这样的！）

B的答语没有追加即时评论小句，但“啲人啲啲[ge535]”能够表达言者的评论与主观态度。

4.2. 语义、语用层面的主观交互性浮现

“啲”有直接性、现场性，表明言谈内容就在情景语境或前面的

语篇语境中，因此NP不能有修饰性成分。“啲NP(指人)”要么是听者，要么是言谈关涉对象，有强现场性，因此S不能出现，也不能是人名、人称代词。

根据韩蕾(2001)[12]对名词的详尽分类，与本文相关的几个类别如下：①专有名词：鲁迅、雷锋。②亲属名词：爸爸、妈妈。③人际关系名词：同学、朋友。④头衔类名词：硕士、上尉。⑤职业类名词：保姆、教师。⑥人称类名词：你、我。⑦性质类名词：盲人、青年。据上所述，这个结构应该排斥非光杆名词、专有名词和人称代词。

(3.3) A: 婵芳早几年嚟新利偷嘢俾人捉到正啦。（婵芳早些年在新利百货偷东西，被别人逮了个正着。）

*B: 啲啲啲人啲啲，真系得人惊。

由于会话语篇的现场性，交际双方对所谈论对第三者（“婵芳”）的评论信息就在言者的言谈中，故答者所言的“NP (指人)”不许再加修饰性成分（“贪心”）。

(3.4) A: 个死阿美够成日唱你啲饼干淋晒啦。（那个死阿美也整天抹黑说你的饼干都是受潮的。）

*B: 啲阿美啲啲，迟早断自己条路。

上例是专有名词不能进入该结构的情形。

(3.5) A: 我见佢冇戴口罩出街喇。（我看见他没戴口罩就上街了。）

*B: 啲佢啲啲，认真唔知死嘅。

这是人称代词不能进入该结构的情形。由于互动交际模式所赋予的现场性特征，听者不能用人称代词对言谈关涉对象作主观评论。

根据笔者收集的会话语料，上述三个例子的实际答语是：

(3.3) B: 啲人啲啲，真係得人惊。（这种人这样的，真是让人害怕）

(3.4) B: 啲死产啲啲，迟早断自己条路。（这种死人这样的，迟早断了自己的后路）

(3.5) B: 啲人啲啲，认知唔知死嘅。（这种人这样的，真够不怕死的。）

相比起原型结构，“NP (指人) 啲啲”将类指成分“NP (指人)”

提前至类指标记“啲”的后面。信息的可及性、激活度提升，“嘅”也由结构助词提升为句末语气助词，表强调语气，这是一种“易序提升机制”[13]，进一步凸显会话语篇的交互主观性。

可见，中间状态结构的语义限制加强、句法与语法自足性加强、交互主观性更加显现，呈现出过渡状态。

5. 构式用法：啲NP (指人)

5.1. 构式特征的浮现

根据王晓辉(2018)[13]的分类，“啲NP (指人)”属于半固定的图式构式。虽然它的语义识解还是依赖于外语境，但它表现出一定的构式整合度：

构式的意义不可以从组成成分意义的加合而直接获得：“啲NP (指人)”是“类指标记+类指成分”结构，其负面评价意义不由任何贬抑性词汇表达出来，对它意义的解读不能从结构的成分加合义获得。

组成成分不固定，有可填充项：“NP (指人)”是可填充项。

不可插入任何成分；能进入构式的成员有限，相对封闭：不可以加入S；“NP (指人)”不能是非光杆名词、人称代词和专有名词。

“啲NP (指人)”中的“NP (指人)”音节拉长，利用语音强化手段更多地显示言者的主观性和构式的整合度。

(5) 核心成分“啲啲”不出现，“啲NP (指人)”有语义、句法自足性，这种核心成分不出现的用法是“语用法固化”[14]的结果，概念整合度更高。

5.2. 功能扩展与构式功能的浮现

“啲NP（指人）”的语用功能体现了会话语篇的交际功能需求：（1）言谈内容的组织；（2）言谈参与者话语权的组织[15]。

5.2.1. 表达立场：对听者或言谈关涉对象的消极性、负面性评价

(4.1) A（女儿）：我唔得闲哇，你自己一个睇档都得啦，又唔係好多人买嘢。（我没空啊，你自己一个人看店也可以了吧，又不是很多人买东西。）

B（母亲）：啲女！

听者（母亲）对言者（女儿）表达出不满态度（女儿竟然不愿意帮母亲），体现了言者对自己话语权的把握。

5.2.2. 激活意图：试图激活听者对其自身的言语行为的解释意愿

(4.2) A：今朝迟嚟欸添。（今天早上来得迟了点。）

B：啲人！

A：唔係哇，部单车甩欸链哇。（不是呀，自行车掉了链子嘛。）

听者带有不满、责怪语气，暗示期待听者对自己迟到的行为给出解释。如果言者确有隐情并欲做出解释，常以“唔係哇（不是呀）”开头做出辩解，“平反”对方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5.2.3. 诱使改变：试图引导听者改变言语行为以符合言者的期待

(4.3) A：（把餐桌上的垃圾扔到地上）

B：啲人！

这种情形通常是一方针对另一方的某个身势动作而做出负面评价，暗示另一方立即做出行为上的改变。

“啲NP（指人）”的语法属性不变（仍然是“类指标记+类指成分”结构），而扩大了原有的指称功能（由类指到指向个体），产生了新的话语功能。说话人以类指指示个体，是一种考虑对方感受的“移情”用法，体现了强主观交互性。

6. 结构和构式意义浮现的动因和机制

第一，本文讨论的结构和构式的语用功能源于语用推理，其动因是话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

交际中意义的识解要通过语用推理得出，其中一种重要的语用推理是“招请推理”[16]：我要表达不是字面义，但我不便或不想明示，因此以委婉的、不过量的表达方式“邀请”听者进行语用推理。

礼貌原则是指在话语交际中尽量考虑听话人或当事人的面子，其中得赞誉原则是指：尽量少贬低别人；尽量多赞誉别人。为了遵循这一准则，言者做出负面评价时，往往少说或不说，希望对方借助会话含义推导得出。“啲NP（指人）”的隐含义是：你是怎样的人，通过你的言语行为就可以知道了吧，我不便也不愿明说、多说。

第二，本文讨论的结构和构式表达的负面性、否定性的程度都不是太高，其负面评价功能有程度的高低。

我们可以以听者的接受度由低到高列出负面评价的程度梯度：（A）S啲啲NP（指人），[小句]→（B）啲啲NP（指人），[小句]→（C）啲NP（指人）啲啲，[小句]→（D）啲NP（指人）啲啲→（E）啲NP（指人）。在从（A）到（B）的过程中省略了同位主语S，在从（B）到（C）的过程中进行了“易序提升”，在从（C）到（D）的过程中省略了即时评论小句，在从（D）到（E）的过程中省略了评价语“啲啲”。从（A）到（E）表达形式一直在减量，相应地，负面评价程度也在减弱，维系人际关系的需求大于传递主观态度和评价的需求。到了（E）式，由于交际双方有很高的亲密密度，更多是表达一种带着关切的嗔怪语气，负面程度十分低。可见，交互主观性作为会话的特征，能够对表达形式产生影响，驱动语用功能的浮现。

7. 结语

语法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浮现”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是浮现语法的主要观点。本文从句法结构、语义特征、语用功能三个层面研究顺德方言“啲NP（指人）”构式的语用功能的浮现过程与动因、机制：构式成分的形式关系的不透明度上升，形式之间的整合度上升；语义限制增加，结构、意义的凝固性增强；主观交互性渐渐凸显，主观性程度不断增强。在会话语篇中，构式的意义和功能更容易产生、完善，这种动态的语言观为语法演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姚双云.“浮现语法”与语法的浮现[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05).
- [2] 沈家煊.概念整合与浮现意义——在复旦大学“望道论坛”报告述要[J].修辞学习.2006(5).
- [3] 方梅.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J].中国语文.2017(2).
- [4] 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2.
- [5] 饶秉才，欧阳觉亚等（编）.广州话方言词典（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4.
- [6] 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增订版）[M].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106.
- [7] 施其生.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J].方言.1996（2）.115.
- [8] 彭小川.广州话含复数数量意义的结构助词“啲”`[J].方言.2006（2）.116.
- [9] 方梅.浮现语法：基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xix,365.

- [10] 郑娟曼.从贬抑性习语构式看构式化的机制[J].世界汉语教学.2012(4)。
- [11] 王晓辉.汉语习语构式的性质、类别、特征及相关问题研究[J].汉语学习.2018(4)。
- [12] 韩蕾.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指人名词构成的双名词语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 [13] 刘丹.当代汉语新兴构式动态语法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14] 李小军.表负面评价的语用省略——以构式“(X)真是(的)”和“这那个+人名”为例[J].当代修辞学.2011(4)。
- [15] 方梅.浮现语法：基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xxi,360。
- [16] 沈家焯.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36).4。